

《邵阳日报》助我成长

张勇跃

初次结识《邵阳日报》，应追溯到1986年。当时父亲在县城的一家县办企业工作，我跟随父亲来到县城读书。一天放学回家，看到书桌上放着一张散发着油墨香的四开的《邵阳日报》。我想一定是父亲从车间带回来为我补充精神食粮的，便一字不落地阅读完报上的全部文章。时间过去多年，所读内容大多已淡忘，但依然记得当时报纸连载过徐君虎侦办黄金案的故事。从此以后，我便一发不可收拾，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找《邵阳日报》读。我的阅读量增多了，写作技巧自然有了提高。在一次半期测试中，我的语文竟然考了全校第一。记得考完后的第二天，隔壁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将我喊进他的办公室，告诉我这一结果。从此以后，数学成绩较好的我，对语文也产生了较大的兴趣。

初中毕业后，我考入邵阳师范。学校安排晚自习前30分钟为读报时间，每人轮流上台朗读报纸练胆。轮到上台时，我读得最多的是《邵阳日报》，因为她贴近生活、贴近实际。读师范期间，我是学校文学社骨干成员。当时全国文学社团林立，文艺青年写稿投稿成

风。我便拉起几个文友，自立门户，成立一个文学社团，向全国约稿。收到来稿后，经过筛选，参照《邵阳日报》排版格式，联系印刷厂，也有模有样地印了200份报纸型的内部资料寄给文友。

师范毕业后，我被分到一所偏僻的乡村学校任教。由于交通不便，信息闭塞，读报便成了我了解外界动态的主要渠道。乡邮员每隔三天甚至一周才来一次，日报便也成了周报。虽然时效性不强，但好歹能打发时光、开阔视野。

读新闻读多了，便有了写新闻的冲动。2005年7月中旬，邵阳学院大学生志愿者“三下乡”服务小分队来到岩口铺镇，我便写了条小稿投到日报编辑部。编辑卢学义在日报头版刊发了这一消息，即《岩口铺镇来了“三下乡”服务小分队》。2007年11月9日，我的一幅关于雪峰山隧道的图片刊发在日报头版。2008年1月以来，我在日报“咬文嚼字”栏目发表多篇小稿，李日新编辑每次都样报剪下来邮寄给我。

从那以后，我不时有短讯、图片新闻见于报端，从《邵阳日

报》《邵阳晚报》到《湖南教育》《科教新报》，再到中央级的《农民日报》，部分稿件还被央视网转发。自2005年起，我连续15年荣获市、县教育局教育宣传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。

自己写作多了，便萌发了辅导学生写作、发表文章的想法。自2005年以来，我先后辅导20余人次在《邵阳日报》发表习作30余篇。每逢有学生作品在“青少年文艺”版见报，我就第一时间将电子版打印出来，贴在教室四周墙壁上，这成为我负责的班级有别于学校其他班级的特有风景。学生耳濡目染多了，写起文章来自然得心应手，学习语文不再感到枯燥无味了。有多名毕业的学生对我说，遇到一个爱读报、爱写作的语文老师，是他们的荣幸。

感谢您，《邵阳日报》。是您引导我读报、“办报”、用报，助我一路成长。

(张勇跃，供职于邵阳县岩口铺镇中学)

40年同行·我与《邵阳日报》有奖征文
邵阳职业技术学院 协办

双清
SHUANGQING

◆古韵轩
家园万里又千关，梦里桑槐不可攀。
世事沉浮经坎坷，人情冷暖叹辛酸。
临窗遥望路还远，对镜应知鬓已斑。
历尽红尘犹未忘，那时风雨那时山。

暮春有怀

花褪残红绿满枝，青杨飞絮柳垂丝。
老牛梦醉池边草，蝴蝶情迷陌上姿。
水美山肥知故友，麦黄稻喜喜新时。
春天与我三分意，我欠春天一首诗。

五月初四有题

风摇五月说端阳，每忆忠良总断肠。
卷览春秋知国恨，书留肝胆有文章。
汨罗呜咽英魂祭，郢楚悲歌大义扬。
今向夷江投粽粽，盼它明日到潇湘。

(简方杰，邵阳县人，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)

简方杰

情(外二首)

关心下一代 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

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向孩子“请教”

周志辉

“老爸，我给您推荐个‘路经’。虽然您可能看不上，但是网络文学现在在年轻人中很火，且写作门槛较低。以您的水平，若持之以恒去努力，说不定哪天就火起来了！”昨天深夜，远在他乡求学的儿子见我好久没有更新“乡土邵东”微信公众号了，发来微信问候和劝导。瞬间，我向儿子“请教”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。

由于种种原因，儿子三周岁那天，我才把他从农村接到身边来。刚来时，他完全是一副“野孩子”模样。我们用了许多办法去改变他，但结果都不理想。就在进退维谷之际，机遇来了。一天，我看他与学校一位退休的老师在津津有味地下象棋，不禁灵机一动。待他回家后，我马上拿出象棋，表示听学校里许多人说，他的象棋下得好，自己想向他学下棋。他一听，马上来了兴趣。他坐到地板上，认真地教起来。我连输几天后，他渐渐没有了兴趣。见时机成熟了，我趁机提出和他“赌”几把。输了的，要按赢了的的一方的要求去做一件事情。还说自己从棋谱上学了许多绝招，想让他见识见识。结果，自然是我赢多输少。如此一段时间后，他的坏习惯渐渐改正了过来。

有一次，我见他快要输棋时脸色有点不好看，于是马上不动声色地让棋。他赢后，满脸兴奋地立刻跑了出去。不久后，就牵着脑袋灰头土脸地回来了。我问他怎么了。他说又输棋了。他抬起头，一脸严肃和认真地问我，与他下棋时，是不是经常让棋。我点了点头，说是的。他沉思了一会，若有所思。他走进房间，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感写了一篇题为《让棋》的作文……这篇文章，几天后一字不改地发表在《今日邵东》上。那一年，他上小学五年级。

当初，儿子到离家约两公里左右的地方上幼儿园时，我们因工作任务重，没有时间经常接送他。一天，我问他：“学校老师有没有讲过，放学自己回家，不要家长接送？”他点点头，说老师在班上多次说过。我接着问：“你们还这么小，就独自上下学，家长们不放心怎么办？”他说，老师教了他们许多自我防护的知识，不用你们担心。我说：“我们还是不放心，你演练给我们看看。”他不知是计，照做了。其实，我们远远地跟着他上下学大约两个星期后，才放了手。

家里装了宽带后，儿子也和许多同龄人一样，迷上了网游，经常深夜偷偷起床上网玩游戏。每次我们“偶遇”，他都说在网上查资料。我强压怒火，佯装深信不疑。被抓到“现行”后，他一脸惊恐和紧张。我笑着告诉他，我的许多同事游戏打得很不错，他们经常在一起聊打游戏的事情。我说，我不知道打，一句话都插不上，显得很尴尬和不合群，想请他当师傅，好好教教我。从那以后，只要他一放学回家，我就立即缠住他不放。如是几天后，他竟“投降”了，主动找到我，说自己想戒掉网瘾。并表示担心自己自制力差，想到学校去寄宿。他初一开始寄宿，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。期间除了逢年过节外，很少回家。少什么，就打电话要我送过去。高考分数出来了，儿子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心仪的大学。进入大学后的儿子，表现愈加可圈可点……

“老爸，弟弟今年高考成绩如何？是复读还是上大学？如果上大学，我送一台电脑给他！”儿子的电话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他说他想用自己积攒的奖学金等，为堂弟买一台好一点的新电脑。他反复叮嘱我，一定要像当初关心他那样，尽心尽责地关照其叔叔和姑妈的所有子女。这一刻，我发现儿子在不知不觉中悄然长大了！

(周志辉，邵东人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和美乡村

张怡华 摄



◆精神家园

做您的女儿，我很幸运

谢丽英

尽管我一直对“文字游戏”乐此不疲，但父亲的身影却很少在我的文字中出现。不是不爱，而是在我心里，我无法用简单的文字将父亲对我的爱叙述清楚。

都说“严父慈母”，但在我们家，是典型的“父慈母严”。从小到大，我就喜欢父亲比母亲要多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从没打过我，甚至很少骂我。我从小体弱多病，用父亲的话说，看着我那柔弱弱样子就不舍得动手碰一下。

父亲十几岁开始当兵，复员后被分配到省城的一个水电建设工程队。那年，我6岁，到了城里孩子该入学的年龄，父亲便毅然把我从家乡接到了省城（母亲依然留在家乡），挑起了既当爹又当妈的担子。不久，我患上了慢性肾炎，这种病，在当时尤其在小孩子中并不多见。父亲背着我穿梭于各医院，看了一个又一个医生，抓了一副又一副中药。遵照医嘱，我听话地吃了将近半年的中药仍不见好转，父亲便开始四处打听偏方。那段时间里，我眼看着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。

偶然中，父亲得知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有个婆婆治这个病有一手。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就背着我，转了一路又一路车，问了一个又一个人，终于到达那个地方，接过老婆婆递过来的一大袋草药。那几十副药真的起了作用，反正在吃了那些药后，我的病居然奇迹般好了。

父亲读书不多。那时，因为家里贫穷，他不得不放弃初中学业。所以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与弟弟能够学有所成。那年，我12岁，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中学。第一次，见父亲像个孩子似

的，握着那张薄薄的通知单，看了一遍又一遍。

学校就坐落在美丽的资江畔，教学质量好，管理制度严，但食宿条件特别不好。米要自己带来，每月定额15公斤。带来之后，还要送到食堂称好，然后再到总务处办理一系列繁琐的手续后，才能拿到那张写有自己名字的就餐登记卡。

送米时间规定在月底的最后一天。所以到了那一天，在食堂的那台磅秤四周，常常会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人。一些小个子的女生，明明站在前面，常常挤着挤着，又被挤到了后面。能拿到那张就餐卡，对于当时那么单薄的我来说，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的任务。于是，每到月底，父亲总是手上提着一袋装有各种小吃的网篮，肩上扛着大米来到学校。

那时，新邵县城的资江上还没有桥，连接两岸来往的只有一艘破烂不堪的机帆船。下了船，是一条两米见宽、几十米长的码头。从码头上岸再爬上97级台阶，才能到达通往校园的路。那段通往校园的路，一遇到下雨，便会泥泞不堪。这段对我来说最难走的路，在父亲眼里却是最有希望的路。走在那路上，父亲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。可我，最终还是辜负了父亲，未能挤进大学的门槛。这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，也是这一生最对不起父亲的地方。

父亲一辈子都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。用他的话说就是：做老实人，办老实事。他不但自己是这样做的，同时要求我们姐弟二人也这么做。

父亲在司机这个枯燥的岗位上—

干就是三十几年。对待车子，就像对待孩子一样，常常一有空就抹了又抹。别人同时买的车报废了，他的车却还像新的一样。或许是职业的关系，父亲为人性情温和，从未与人红过脸。回到家里，他总是第一个冲进厨房，包揽一切家务活。

他的勤劳深深地感染了我们。记得我到单位报到的前一天，父亲就对我交代了又交代，说一定要干一行爱一行，爱一行专一行，绝不能干损害企业利益的事情，绝不能给企业抹黑。现在，我与弟弟虽不说是企业的顶梁柱，但我们都秉承了父亲的优良品质，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，用智慧和汗水为企业的改革贡献着自己的力量。

父亲是个不善言辞的人，他所有的情感从不表现在语言上。就连小时候我们获得各项奖励，他也从不轻易表示赞扬，只是爱不释手地摸着那些烫金的奖状，然后喜滋滋地把它挂在墙上最醒目的地方。就是这样一个不善表达情感的人，感情却很细腻。

后来，我的生活过得一地鸡毛。波澜不惊的生活，时常让我感到疲惫或窒息。久而久之，我的心情就像餐桌上的那杯苦咖啡一样，越放越凉。父亲也不言语，他是看在眼里、痛在心里。我的冰箱永远会被父亲塞得满满当当，那把用了几十年的菜刀总会被父亲磨得锋利无比。在父亲那里，无论我多大，一直都是他掌心里的那个宝。

当我好不容易走出那段艰难的岁月，工作越来越顺利，日子越过越美满，父亲却病了。我们谁也没料到，病情会来得如此凶猛，还来不及等我们好好尽孝，可恨病魔便夺走了我们最亲爱的父亲。

我从未当面向父亲说过任何煽情的话语，但在心里，却总想对父亲说：“我很幸运，做了您的女儿。”

(谢丽英，供职于国网新邵县供电公司)